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七一冊目次

樵史四卷

〔清〕陸應陽輯
清書三味樓刻本

一

酌中志二十三卷酌中志餘十卷

〔明〕劉若愚撰輯
清鈔明季野史彙編本

三九

玉鏡新譚十卷

〔明〕朱長祚撰
明末刻本

三〇一

山書十八卷

〔清〕孫承澤撰
清鈔本

四五

憶記四卷

〔明〕吳甦撰
清初刻本

六七七

樵史四卷

〔清〕陸應陽輯

清書三味樓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雲間陸應陽伯生輯

友人林有麟仁甫原刻

後學張應時虛谷重刊

姜 臯小校同校

姚少師之姊甫里貧媼也少師既貴謁其姊姊方臥病少師跪牀下呼曰姊姊廣孝來姊曰汝作何事復來見我餘無一言

開平王殘忍好殺將兵所至每夜必御一女子明旦斫其首而去嘗與武寧王入內問疾以指彈所佩刀目武寧曰老徐吾刀快哉上由此銜之也

樵叟

卷一

書三昧樓

太祖嘗謂誠意伯曰吾欲王必有天下置以爲嗣何如基曰事固如此然陛下創業之主豈可自壞家法任彼爲之可耳太祖然其言文廟登極追憾之命於功臣廟散基木位授之江中

元末太子嘗駐兵京口之金山造一塔頗壯麗其頂皆銀鑄也而人莫之知至嘉靖初一夕風雨頂忽墮江溜波濤日磨之漸露吐色岸旁居人相顧曰非鏡卽鉛矣鏡其少許磨之則銀也乃私聚比鄰四十餘家暮夜載以歸用巨炭銷潑滿地各分一大餅約可百斤重其四十餘家並揚揚得意烹羊包羔每釀飲張席司捕者

謂曰是村多寡人子何驟軒輅有是而廉其所出入白銀大非販夫物也則必從江洋剽劫者來耶遂白郡縣卽排戶搜之皆有銀餅在也具訴以塔頂故夫誰信談竟成大獄囚之南刑部歷十餘年而吾鄉顧公中立爲南司寇耶深寃其事力爲昭雪則四十餘人瘐死者過半而妻子離散者十九矣傷哉暴富貴者不祥此可鑒也

孫山人太初流寓吳興山中費又憲公造訪孫杜門不納費公携具獨酌其軒下許久孫乃出絕不作寒暄語相對半日而別費公曰吾生平僅見此人嘻宰相折節

隱士亢節並可風末流矣

書三昧樓

嘉靖間有一死犯從揚州解至京口就決乘小舸渡江其解官防閑稍懈因卽投入江順流至焦山麓則紐械俱脫喜更生矣遂祝髮坐閱刺血寫華嚴經八十一卷凡九載而卒業然解官代罪固圉亦已九載一日直指使者微行焦山中具聞沉江者幸而生飯依衲子坐問九閻歲直指心動曰得非從者逸囚耶詭曰吾欲一見此高僧見則以一言詭逆之曰爾倖脫此索解官抵死固圉九載何是僧卽伏罪無敢言解官得釋隱不佞至今有遺議焉當死犯投入江萬無生計矣而流三十里

外并紐械俱脫以生是天意不欲死也既而登岸即堅持善心杜闕九載剔血成華嚴經八十一卷是人事不可死也直指使者臨是時習是事當爲特題一疏備陳始末開其罪使天下知有悔過自新之路卽盛世祥刑矣乃竟沉沒此一段奇事而僅僅曰吾能摘伏吾能持法乃爾恐亦甚矣哉

里中有一叟方燕坐間見故人某入戶訝曰君死久矣何爲乎來哉其友曰吾奉陰府檄捕十許人而君名與焉吾故先馳報君可亟理家事月餘而吾檄至君卽行矣叟遂以家事囑其子獨念曰吾爲某作媒聘某氏女

樵具

卷一

三

藏板

今女家嫁婿貧也欲背約若吾死則中其欲矣卽捐金若干助其人娶婦越月而持檄者不至僉以爲幻耳一夕夢亡友復造其庭曰別後君行何陰德而上聞天帝乃益君壽一紀噫積善延年之說詎可謬悠也

今上冲年御極馮閣暴用事新鄭相公懼其竊國柄也令臺省亟攻之新鄭被逐而問意猶未釋也一日有王姓者瀕入大內遂羅織其詞曰爲新鄭行刺業欲駕禍新鄭矣於是密遣校尉密意新鄭尹發兵圍相公廬諸爲相公危者曰不若自盡便相公曰大丈夫生死亦大矣可竟同匹夫匹婦耶時石給事星穆吏部文熙家居

於魏去新鄭可千里而遙乃策蹇兼程赴難無何事解相公使使謝石穆兩公曰可亟歸也兩公亦不請見而去

西蜀王公庭令崑時每稱曰歸秀才有光天下士也比公以少司徒督漕淮上聞歸落第而南亟遣候吏逆之來曰且暮不拘時至卽擊鼓以報及歸抵門則丙夜矣公倒屣出迎急呼秉燭者前嚮公執歸手而熟視之喜曰尙未老尙未老噫當是時而有不感且泣者非夫也王太史衡爲黃宮詹戊子首取士比辛丑宮詹歿矣而王試禮闈卷在溫翰編案其夕夢宮詹拜溫曰有好卷

集史

卷一

日

藏板

幸亟收之溫心訝焉次朝得王卷大奇置本房第一及拆則衡也溫嘆曰黃先生故憐才何至九原靈爽尙爾勤倦有是可異哉

萬厯甲辰冬楚宗人以楚王事雪憤於趙中丞丞被難衆已散矣原無逆謀道路洶洶以不軌過疑之比梁中丞臨勘止宜以橫殺撫臣按其罪誰不唯唯乎乃堅持不軌加以極刑甚矣甚矣無何都察院一火而盡梁亦病且死說者謂宗人坐寃之報噫刻深任情博名高者可知所戒矣

丙午秋日聞之七寶里中有一婦奉主母命持一楹

親故家會酷熱蒸於途四顧無行者遂解衣道旁投清水浴猝遇惡少年攘其衣并槌而去婦叫號水中欲死幸田父聞之往視曰而無慟吾令老嫗借而衣嫗急以衣束拉其婦歸舍田父問狀知少年爲某也即走少年家數其罪少年殿之幾斃嫗奔救之而其婦則大患自奈何以吾故而害及老人輒自經嫗歸則其婦絕矣嫗且憤復自經田父仰天推心曰吾何生爲隣左右方解問氣以爲大作惡少年立墜而婦及嫗霍然醒矣噫可謂天譴惡孽也耶

嘉靖中學者中丞簪齋公子少日從公京師偶見隣

卷一

五

昔三味

家處子驚意欲攫之乃禱於城隍一夕夢中號呼痛苦者甚劇絕不省人事至黎明漸醒中丞問故對曰昨聞見蕭衣者縛我去廟貌尊嚴厲聲曰我都城隍也爾子胡敢以淫褻之語瀆聽當擊死故痛苦不可言等語黃冠者持一簡至檢曰中錫甲戌狀元也上坐者執筆削去甲戌狀元四字批曰姑寬其死今幸甦耳余與中錫通家習知其事初未之信也比甲戌孫公繼舉及第乃屈指歲月則中錫法狀元而孫公始生亦異矣嘉靖甲辰夏某縣之安亭堡有烈女張氏年十九姑縱所私惡少汚之不從惡少推谷交下烈女死舉火焚

屍天反風滅火姑尋卒縣宰命暴姑屍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電猝至羣鬼百數繞其屍遂棄去時屬大暑經三月而啟視烈女膚肉如生縣故有貞烈祠祠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有聲則烈女被難也日也噫亦異哉

李獻吉進征記云正德三年御史張瑄等劾長安左門都給事許天錫朝退伏或柳痛哭歸而自縊死余讀之淚下嗟嗟許公義士也然余尙有憾焉嘗早朝罷時至尊在上諸大小臣工在側許何不先期拉敢死士免冠丹陛下廷諍面折爲言官吐氣萬一莫可挽回即自

樵史

卷一

六

昔三味

勿主上能無動容乎乃不死於廷而死於家計稍左矣惜哉雖然一死亦足以明志已無錫有華叟者嘗夢一黃冠跣而請曰吾脩道三十六年矣來日大難惟爾能救之次早與拉三同客過其丙舍臨池捕魚得一巨鯉恰重三十六斤黃冠曰客是夕復夢一黃冠讀曰今日之難爾竟不能脫我且爲爾子矣叟覺曰我苦乏嗣天或有意乎未幾果得一子不數歲而叟亡里惡少慕其厚賞也日夜糾此子鬪雞走馬冶游平康呼六博壘巨萬錢庭立盡此子年三十六夭矣黃冠之報何其委宛有是哉

李西涯相公執政時建一懷麓書院每出閣卽邀名紳賦詩其中一日雪後集同社者聯句用白堊板一片西涯公起韻傳至末席次之時無錫邵公實在坐也邵目首句發一笑衆大異之比聯句完西涯公曰國賢笑首句未當耶吾今改矣人謂相公雖雅量一時見容其中未必悅也無何國賢當選州刺史銓曹以善地處他人而國賢則劇郡號難治者西涯謂銓曹曰邵子文學固優第初試作吏恐不宜以劇地難之聞者皆謂相公憐才

胡公宗憲以少司馬建牙武林提督四省軍務威傾海

樵史

卷一

書三味樓藏板

兩諸司道奉手版懷慄不敢吐氣一日出遇狂生吳虎臣於道吳善使酒觸其前驅慢罵不置衆爲生危之公曰此吾故人子下車執其手款款道舊令左右翼之以行次日遺厚幣存吳生母此非盛德事歟
壬申夏移廟初崩寂不聞遺詔而一夕逐去司禮陳驥用馮閣保舉朝疑駭高靳公慮主幼易生壅蔽乃今上登極卽條陳五事業已觸巨璫矣臺省諸臣謂不攻保將憂在社稷而高公主議合疏力攻之一書生進曰少主元輔禮貌未孚詎可立譴之頃遽爲人痛哭乎若急此舉則譬之醫家倒倉法効則沉痾去體幸甚不効

則莫可救藥矣不數日而臺省合疏攻保且請優江
於是新鄭被逐

新鄭公既逐則臺省人人自危待罪朝房者幾半月而前疏畱中不發密探之前疏已票午門外杖一百矣幸一老中貴爲上所親信者跪而請曰午門外杖一百則科道官並無生路矣上卽舉所票焚之非聖明哉惜元中貴失記其名

嘉靖戊戌顧文康公主會試謂監場御史曰各省發解者必非凡才可使見屈一第耶於是稍通關節解元無不第者亦一時奇遇云

樵史

卷一

書三味樓藏板

王文成公將倡義討逆密以家屬寄一僻縣積薪圖其居命守吏曰吾行後幸而事成無論矣萬一敗事吾其死難乎汝卽舉火焚吾妻子勿令賊輩見辱也噫當時忌公者乃以首鼠流謗亦獨何心哉
鄉先達某嘗乘小舸出游風雨橫至乃泊一巨姓舍旁巨姓者兄弟二人其弟曰貴客艤舟河干不一延接恐非禮其兄曰吾田舍翁安可僭交貴客不若付之不知爲愈也弟復力請於兄者再乃迎貴客入烹羊包羞請欸備至夜闌而寢客於樓客心動曰樓何壯麗哉命蒼頭步其廣狹笑曰吾堂後正須此比歸而遣人持金易

其樓主人大罵而去。會有直指使者爲是。入而生。一日。下片紙。捕樓主人。主人驚懼。曰。非是。公莫可解。難非是。樓莫可解。公憾也。因切責弟曰。此禍實汝釀之。弟憤而。縊死於樓。及樓歸。是公未幾。一愛子以內行敗。縊死。卽前主人死所也。是公竟絕後。噫。天道好還。毫髮不爽。此可監矣。

宣城吳士期。偶以筆札。侵江陵相此書生常事耳。小人欲借此。權江陵卒。斃吳生於獄。及江陵歿。而公道明。遣戍行刑者。無赦。竟何利於小人哉。

潯縣盧柟。奇士也。少以才豪。觸縣令怒。寘之獄。公論寃。

撫史

卷一

九 藏板 三味樓

之莫有脫其難者。比平湖陸莊簡公。令潯首出柟。僉謂有天道哉。而陸公亦自此著義聲海內。

蔡公汝楠。嘗爲楚方伯。一日。徐子與吳明卿並過武昌。

公歎之。黃鶴樓出詩草。就正。二君覽畢。默然不出一語。

蔡大失望。無何。蔡公持中丞節。撫洛。二君皆以屬郡守。

入謁。私相顧曰。倘公記及黃鶴樓故事。奈何。及執手板。

進。公笑曰。二君我故人也。可行此耶。歡然携手。卽命酌。

二君退。而悔曰。重可。死矣。余少日。聞先君子云。蔡公。

汝楠。施公峻。湖之方人也。二公居南曹。郎時。凡播紳衙。

命而出者。以不得二公詩爲憾。蔡詩示二君。何至見。

乃爾。此自少年負氣者過矣。白石先生不成長者耶。吳興臧公繼芳。嘗守吾郡。以清白稱。比遷楚。臧使卒於官。僚友檢其囊裝。譬如也。惟一竹簍。封置空齋。舉之頗重。諸大夫疑曰。此中有物乎。護藏以候。公子至。則啟視。乃一藥磨也。諸大夫且笑。且嘆。昔鬱林守載石。壓舟。以歸。其人矣。

其江陸君起龍。登第後。余嘗造訪家。無應門。歎余池上。曰。少坐。當擊鮮佐酒。頃之。聞捕魚聲。余往視。則脫巾。舉網者。主人也。得一巨鱗。烹以餽客。亦有古人風致云。

孝廟時。一中貴。董織造至吳門。大索縣令無償。乃誘令。

清史

卷一

一 籍三味樓

入舟。縱羣小凌辱之。不得登岸。時陸公完邑諸生也。倡義曰。父母有難。爲子弟者可坐視耶。拉諸生入舟。大譟。

令得釋。而中貴謂毆虐天子使深文。具劾衆爲陸公危。

孝廟覽其疏。曰。秀才家不請事體。姑免。究比公登第上。

閩。至公名曰。此卽毆宦者耶。頗有氣節。可大用。卽除御。

史。公聲望遂著。驟至大司馬。提兵海上。討劉賊有功。庶。

幾豪丈夫矣。晚節不勁。坐劉瑾黨。削籍。惜哉。

李獻吉疏劾劉瑾。瑾甘心懲之。獄李從獄中出片楮曰。

德涵救我。時康公海於瑾。爲同鄉。康足跡不至其門。瑾。

每心望焉。康欲解獻吉難。乃不得已而造瑾。瑾大悅。盛。

款康公公因歎曰：獻吉今之李白也。公知其人乎？瑾唯唯。李遂得釋。當時有識者大義德涵而好事之曰：乃其

德涵好彈琵琶。一日直指使造其廬，酌飲酒，半取琵琶彈之。直指酣暢，失言曰：吾將首薦公矣。公大詫曰：吾適

與興將尚書瑤嘗為揚州守，抵任之日，過一委巷，適樓

居幼女誤將盆水傾下，濺公袍帶盡污矣。公無幾微動

色，頃之捕卒縛幼女，父至，公曰：彼出不意中耳，何罪？立

獲免。

卷一

七

書三味樓藏板

釋之。復問曰：得無驚幼女乎？勞以金錢去。越數載，公以

乏嗣從廣陵娶妾，所娶即前幼女也。舉二子，昌公後，謂

非德報耶。

龔方伯錫爵五六歲時，令人暴卒，賊子利其厚蓄也，謀

并害其孤。一義僕李松之，早遂乘夜冒雪負孤奔金

沙村，得免。松年二十餘，年輔孤成立，舉進士，登司

空郎。而松見背，噫：漢有李續者，少丁家難，絕類方伯而

蒼頭次孫出，幼主於萬死，墮瑕邱界中，親自乳哺，至今

膾炙史冊，千載而下，乃亦有松者，絕類之異矣哉。

王文成為主政時，疏劾劉瑾。瑾恨之切骨，比謫龍場。瑾

遣刺客尾其後，蓋欲乘間行刺也。至一荒驛，廬無人，文

成秉燭而坐。刺客將入門，忽有白額虎踞檻外，遙曰：刺

客乃歎曰：神所護也，恐不可圖。遂辭而去。

武廟時，各省設一鎮守，太監魚肉地方，良苦自。嘉靖初

張文忠孚敬議革，至今蒙福不淺。文忠嘗乞歸，業已至

涿鹿，上念之，亟召還。政府請中貴叩首上前，曰：聞張

老入京，奴輩莫不股慄。願萬歲爺恩庇上曰：張閣老利

害可各自小心，朕安寬得。噫：宰相不當如是耶。

楊忠愍繼盛劾嚴袁州，獨上怒，賜死。夫人聞報了無戚

容。家人問故，夫人曰：夫為忠臣，我幸為忠臣婦，可不含

笑入地耶。願一侍妾曰：吾已得死所矣。汝將安適？妾曰：

公夫人皆逝，我忍獨存，遂先夫人自經。

吳文定公寬少日嘗館一富家，主人有寡女，意甚屬公。

每夜遣小蒼頭致茶，具公訝之，問故，乃知出自寡女也。

公曰：余豈臨邛客耶？即引疾辭。主人去，終不露其事。

曹文忠公嘗寄居逆旅，一孀婦以深夜奔公公，大書曰：

曹魏不可比，公廷試時見空中飛片紙，下即曹魏不可

四字也。遂登第甲。

梁谿王給諫好食犬，其家奴市一犬，夜縛將擊之，忽聞

燈盞內作犬聲，驚擲下，更易一盞，聲如初。奴大懼，舍犬

不殺此近犬妖也未幾王君卒

文公徵仲尊人溫州守也公少日隨侍郡齋比太守卒貧不能欲諸僚屬贈賻凡千餘金公謝曰吾父生平自廟何如哉詎可以喪爲利汚吾父地下一切堅却之人由此重公行誼彼詞翰稱公者淺矣

高淳韓公邦憲嘗領郡三衢童山人子鳴其部民也公以詞賦雅重之公暇則單車造訪童出山肴野核一觴一詠必秉燭而散童未聞以私干公亦未聞以部民引嫌也識者兩高之

大司馬聶公豹嘗宰華亭時徐文貞方弱冠公於諸生中獨偉視曰此公輔器也爲之擇配擇師不啻親子弟

比文貞官學士而聶公以兵使者坐誅誤下詔獄文貞力救之得釋已而驟起驟至建牙登大司馬皆文貞推轂也語曰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信然哉

尹公臺嘗爲南宗伯會京兆當大比其子以廕君應試時主考及京兆皆公門也席次密語曰吾輩在事而恰遇座師於此可令公子被擯耶懼以荒莊見目矣因共心許之至期則尹公子醉臥秦樓死不欲出戶也其非命歟

崑山縣前此無城自顧文康公入相始倡議曰吾邑

海可不虞烏寇耶乃屬撫臣疏請城之時諸父老子弟稱不便者十九遂謠曰崑山築城完死却願狀元比嘉靖乙卯烏夷犯境而崑山爲要衝卒賴堅城保全百萬民命於是戶視文康公者家至而戶到噫夫民難與處始而可與樂成信然矣

張烈婦陳氏父崑山人僑居雲間嫁張士震期年而士震死婦悲號欲自盡父母持之力稍進水漿然堂上僅一白頭翁耳不可以居仍依父母舍高其檻三尺許誓不再出數歲請諸翁曰死者何日埋淺土跼踰年察翁無意於葬也遂仰天抱胸曰未亡人何待亟走哭張

耶柩所父母勸之歸曰此吾從夫地矣潛服毒不死更屑金飲之不死歎曰豈彼蒼未欲成我志耶卒危坐絕粒九二十一日死顏色如生異哉

楊石淙公嘗爲開中學使西涯相公遺書曰今歲榜張潛冠乎楊答曰若無李夢陽潛豈在後乎已而李果發解潛次之西涯歎曰石淙知人哉薛公應旂督學兩浙將放榜時人問曰誰可作解首薛曰諒不出諸大主矣果然楚中胡二選定雅貢才名提學喬三石嘗曰以詩冠楚者必崇陽胡子比內簾閣詩擬第一不果後梅林胡公監楚試屬蔡子木掌卷曰薦士得如三石所舉始

恆眾望蔡因翻閱之以第一進日茲非其人哉及折卷果得定至今以為佳談

于肅懸謙去退時嘗讀書蕭寺每五鼓即步出寺門就浴比隣混堂內旁有酒家叟見其出即招飲之無虛旦也忽三四早叟絕不呼公飲公訝而問故叟曰每五鼓見公出寺有一神燈前導也故呼公飲頃三四早燈滅意公不出耳公曰吾未嘗不出而燈滅何也叟曰豈公日者有錯念乎公曰第三日前曾代一友作退婚文書意者為是耶尋遣友人索前紙毀之次早燈復如故以此見于公果異人而退婚一節亦非美事士君子隱微

集史

卷一

五

書三味樓藏板

之際可慎矣

夏相公言密與曾公訛議復河套即妻子不相聞也一日有武林呂生者持相公故人書入謁謬稱呂生今之管葛也相公遂延入內舍款之適相公以他客至出接生即竊取案頭一緘視之則曾公所條議河套密札也生遂以通事結相公相公大過其詐也便令其出塞而以一帖紹介曾公所曾亦款之內舍頗以機事傾倒生自此橫行各邊夏曾二公密謀畢露竟成大辟矣噫呂生者余少日及見之其貌陋其心險自可立辨而先謂謬薦而謬納之何歟

項襄毅公尊人白屋也艱於得子而性好儉老夫婦蔬食菜羹外未嘗妄費一錢日以織書蓄錢一囊獨鄰家子某犯法業充驛從役母去母老且貧別無侍養半母子相持而泣公天婦聞之感然曰子去母能獨存乎呼其子某謂之曰得數金贖罪可無出矣索亦手何公夫婦曰吾不忍渠母子分離死生異路也遂捐囊中所藏恰可贖罪悉與之母得子得不散次夕公夢鼓樂從空來送一佳兒至已而襄毅公生

成化戊子橋李歲大稔郡守楊公繼宗雅負風節發票賑饑民不及白督儲使者使者怒方移檄按其事檄竟

集史

卷一

六

書三味樓藏板

為鷹攫去使者畏之事得寢

王文恪公嘗與書試臨行錢太史福曰公此出須首舉願清方歷眾望已而果然當時歎服兩公為具眼瞻若在今日則彈章接踵矣

周文襄駐節吳下九十七載日維角巾野服巡行阡陌間與田父老農確利語不啻若家人然故三吳至今受其賜當時或議公拘遺則貴人公笑曰此吾為其父之地也若不通朝貴人安得久居三吳以畢吾綢繆腐尸之志噫大臣用心如此百世俎豆豈漫然者哉洪武間吾郡有漁隱先生者姓楊名仁壽自少落落多

奇氣作字做鮮于樞子景和應人材舉拜東昌守坐蒲
酒不敬權重碑以漁隱成邊邊帥亦習鮮于字或薦漁
隱於帥帥方作字漁隱從旁曰豎筆不得法帥怒曰汝
書之漁隱即肆筆一揮帥不覺歎服因問所欲曰某年
七十惟欲老死鄉里耳帥即放其還東海先生曰景和
偶以酒失犯奇禍漁隱工墨卿一藝耳卒脫戎伍以大
老安首邱小善不可無小惡不可有此其鑒矣

景泰初有中貴王某者奉使江南橫甚有觸之者立碎
所至郡縣奔走巨室逃散惟錫山錢孟浦眇然一布衣
尤類往見喻以天理人心王亦爲之歛容聞者謂其胸
藏板

卷二

一七

書三味樓

虎牙而得生亦幸矣比王還京伏誅西市而孟浦聲益
著

潘恭定恩初任祁州守一夕曹夫人夢神人掖二童子
手丹桂錄語夫人曰太守有大造於祁聲徹上帝錫二
子昌其門遂先後舉允哲官御史允端官方伯

陸文定公辛丑登第時先一夕郡守黃公華者夢謁帝
庭庭下集數百輩口舉陸公曰善士也守覺而異之未
幾報會試第一守嘆曰此君素行直通神明耶嘗同諸
翰林謁嚴相國階次黃菊盛開眾方爭先入揖公於後
大聲曰諸公莫擠倒陶彭澤一時相顧駭然公畧不爲

意也

郡先達周比部珮號北野以高潔稱有直遺吏持書幣
候之莫可踪跡徧訪始得於北城濠上茅屋數椽無一
應門者吏揚聲叩門遙見一老人倚杖藜豆徐整衣而
出問之即北野先生也隆慶初郡邑奉例查鄉賢望輕
者撤去一二有擬出公者忽公無後耳賴沈廣文爭之
曰其何以風世遂止

卷二

卷一

二

書三味樓

樵史卷一

樵史卷二

雲間陸應陽伯生輯

友人林有麟仁甫原刻

後學張應時盧谷重閱

徐朝俊恕堂覆校

王良祥符人官浙江按察使聞靖難兵入泣謂妻曰我分應死獨念汝輩未決耳妻曰君剛腸男子乃為婦人謀耶命妾饋良食即抱子投池中死良殯歛畢遂舉火自焚噫良固表表忠節死且不朽矣其內人慷慨殉義有是可使姓氏無聞哉

黃宗伯觀夫人翁氏貴池人靖難兵渡淮觀募勤王至

卷二

書三味樓藏板

安慶成祖已過江矣諭京城軍民暴奸臣罪狀觀列名第六命有司追捕收其妻并女皆給配象奴觀聞變大慟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越明日家僮自京奔來報翁及二女俱赴淮清橋下死天順中池人寓南京柳林見破柳猶有存者詢之父老云此黃狀元妻女殯處其人一哭幾絕

靖難兵入金川門守卒有翼翹者年十七大哭而遁却乃崑山人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周文襄巡撫江南累薦為郡邑博士不就曰恐負金川門一慟耳靖難初黃宗伯觀廖太常昇王脩撰叔英王觀察良顏

沛縣伯瑋並抗節死義而當時御史陳瑛乃劾奏曰之數人者皆不順命與叛逆等宜追戮之上欄其忠不問非天王聖明乎瑛則無人心矣後竟以詩刻得罪誅黃鉞字叔陽常熟人官給事聞靖難兵入登琴川橋西向拜整衣冠赴水死訛言收斂族眾皆驚散一故人楊福乃具棺衾晝夜泣橋下求其屍不得更數日屍忽儼然立水中福手抱而起顏色如生竟成禮葬噫臣節友誼可慟鬼神矣

顏瓌字伯偉廬陵人知沛縣靖難師臨沛指揮王顯降瓌大慟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經其子不忍去即刎父

卷二

書三味樓藏板

屍側宣城陳少保廼入見文廟嫚罵不肯臣戮其父子鳳山臨刑呼曰父親累我噫顏陳二子賢不肖相去何遠哉

正統聖駕雷虜中先數遣使向闕問何日逆駕景帝乃伴逆其詐也猶豫未決也先則心疑之比駕還以二

十人護送旦夕不能駕左右即請從臣不得近也迨駕入郡門二十人者揭簾寄泥叩頭而泣遙望駕抵兩宮然後去噫可謂忠先義子無遠哉無良心哉

英駕蒙塵虜騎猖狂犯闕舉朝洶洶共議遷都而南太后已心動非于少保力持之大事去矣謂不有社稷功

我第景帝廢太子爲沂王而擅立己子少保無一言見
靜春秋責備賢者業將何辭故賜劔西市又不在奪門
時也識者至今有遺戚焉

鍾翰林復爲恭愍同之父一日劉侍講球過復以封事
密議妻從戶內大聲曰爾自爲之奈何相累球驚走比
球以諫死不數日復亦暴卒妻慟曰悔不共劉公死猶
有令名同誓曰必竟父志後十年果死諫

孝廟每乘暇日出御午門決斷民間大獄冀州有某者
夜入子舍盜物其子從昏黑中擊殺之事問郡守守曰
父不宜盜子子不知父而知盜則殺之何罪孝廟訝曰

焦旦

卷二

三

書三昧樓

便是子也能孝養其父父亦安忍盜子哉竟生以不孝
之罪噫真聖斷矣

大宗伯王公華少日嘗館吾郡歲暮歸泊舟江畔夜聞
哭聲淒楚起伺之則一老人携一女作投江狀問其故
泣曰負賈人金百兩訟之官領家以償不足賈欲挈女
去女痛父子身無倚立槁可待欲抱父並死以謝賈故
望江而投公曰吾橐中僅僅一十五金可贖而女否曰
可矣遂捐橐以助其人叩首曰女幸得生願卽奉公箕
帚公曰吾意在解難耳敢望以女報耶堅却之未幾公
登輿甲舉一子爲陽明先生孰謂非陰德所致

王文恪公鑒廷試本擬第一時商文毅作宰改第二蓋
嫉其三元與已敵也量何福哉然文恪嘗夢發三矢不
中穀者一則亦有定數在矣

江陰張學士袞雅以文行高海內予先君子嘗造其廬
歸示陽曰張公有家範子弟皆彬彬讀書循禮絕不露
富貴態陽心識之頃過張公里門而其子若孫讀書循
禮猶故短垣敝廬猶故也因歎先君子知人哉比訪劉
司馬家世則大有可慨也

大司馬劉公光濟嘗與張學士同巷余少日嘗一接眉
宇蓋冲然長厚人也天之其嗣以猶子承乏公由少宰

焦旦

卷二

四

書三昧樓

進大司馬勢頗赫奕而嗣子驕縱不能禁公未入土嗣
子卽坐奇禍傾其家妻兒且奔竄他所余問劉公門第
則易主矣噫張劉二氏謂不有燭鑒哉

曾公省吾位大司空老矣則夏月張燈開卷不少廢或
進曰公胡自苦乃曾公曰忝在大臣列凡國是廟謨必
與議苟非習知典故安可置曰羣公間故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吾未敢怠傲廢學也聞者韙其言

金溪胡公桂芳以備兵副使駐節瓊州一日郡守散軍
士餉其銀十九不足色者衆皆脫巾鼓噪訴之公公曰
日將暮矣姑取銀封貯俟黎明吾自驗發有不足色者

告在太守眾且退是夕守密令幹吏買銀公如期散給軍士無敢譁者是舉也既不失太守體又坐滿軍士變可謂善調停矣

楊公一清至公東陽並以詩重召入本屆置之膝前親賜飲唱而李更被眷寵比登第並拜相為名臣亦我朝盛事也

楊公具將相才以黃閣老家居年已七十尚詔起田間督理邊事修長城說者謂不愧韓范

武廟南巡微服過京口幸其第賜公侍坐上卽席歡飲命戲演西廂申旦而百官迎駕者至

蘇史

卷二

五

書三味樓藏板

楊公善詩詩品亦正大類其人嘗曰我詩不得李獻吉刪訂終未李為公門生瑕瑜並舉不苟許一字聞者多三公高致云

羅文毅公倫嘗於途次見一叟單衣露宿寒甚公卽解狐裘覆之而去次蚤叟叩門謝曰居常臥破室中頗耐寒竟夕耐睡夜來披裘而寢則慮偷兒至達旦不能寐請還公義公心異曰此必有道長者

成弘開諸大老規畫家者其夫人輩雅多燕集一日霍宗伯公翰揭夫人入都前過家舉公宴延霍夫人夫人曰吾以韋布辱綺筵安乎欲無往宗伯起之行比歸

問宗伯曰始吾見侯夫人羅縠瓊瑤頗異之頃聞各各更衣從縞素何也宗伯笑曰蓬生蒿中不扶自直爾知否

蔡文莊清嘗為豫章學使攜門生陳公琛閱卷一日評舒太史芬芳文莊訝曰此鼎元才也奈何見屈遂首錄之比發落時出舒卷則批評出兩手諸生大譟白兩臺文莊曰陳生奇士吾故挾之來然未嘗全任其目卽舒卷可驗也爾江右雅號才藪恐乏陳生敵乃下令選十三郡名士數百人與陳生校糊名易書第甲乙比拆卷則陳為冠舒次之眾皆歎服舒卽聯捷登鼎元而陳

蘇史

卷二

六

書三味樓藏板

公以理學名海內稱紫峯先生官副使紫峰先生自憲副乞歸卽子居村落守有素絕不交摺紳時從田父老嫗獨杯酒間見者不知為貴人也一直指使還朝執政者問曰曾見紫峰否直指愕然執政詫曰入其境而不識陳先生觀風謂何後代者首謁公廬公欲整冠束帶無有局促半日而出直指歎曰先生古人哉

盧柟字次樞恃才負氣嘗跪而見縣官且譏刺縣官伴為重柟而陰憾之詎以役人事下獄謝茂泰故善柟者攜其詞賦游京師貴人出誦之泣曰奈何令才士寃

不白耶于是京師貴人無不冤盧生者卒遇陸令君
白陸爲莊簡公光祖雅以枏事著義聲然茂秦忼慨急
難不可風友道哉

夏忠憲蒙難西市暴其屍諸門故吏莫敢出惟顧中舍
從禮貢公歸邸第或曰爾不畏嚴袁州耶中舍曰士爲
知己死卽爾怒要人無問也比袁州聞之亦頗義中舍
江公一麟初任安吉州守以清節著嘗入覲謁分宜相
公槐青布四疋相公曰爾廉官也安用此爲江曰此非
州產乃家織也笑而納之一時遂作佳話

閩中洛陽橋碑出自蔡端明得意筆也有郡守某入鄧
樹勛

卷一

七

書三昧樓

謁嚴相公公問曰可會得洛陽碑來守默然既又曰
碑是蔡端明筆知否守又默然公笑曰俗吏乃爾耶守
遂考下下以此見司土大夫凡境中名流勝蹟皆不可
不加之意也

沈光祿鎮以建言觸怒分宜處器下每酒酣耳熱則慢
罵分宜率諸少年束草作分宜父子狀交射之分宜恨
而切齒遂屬路御史楷羅致沈死於獄楷復收沈公子
襄計斬其嗣以快分宜襄被繫諸室丙夜欲自經忽聞
異香滿室心詫曰莫不有神護耶姑忍死以待旦則楷
坐吳給事劾就械矣比分宜敗楷論斬而襄應官二千

石彼殺人嬖人者竟何益哉然光祿從戎塞下畧不知
饑口避禍而學豪少年射草以激虎牙恐明哲保身者
不如是也

隆慶壬申余客京邸會至尊久廢朝中宮避位別寢且
三輔亢旱輦下人情洶洶一掌科問余曰業當具疏脩
省有何大議余曰公不聞乎夫婦得而家道成陰陽和
而雨澤降今請主上視朝中宮正位則甘露立至矣是
公愕然曰恐犯大忌不三三兩兩中宮問安上所命宴歡
甚次早卽雨是公願余言不爲下言噫有言責者
議貴切直膽貴壯不爲名不畏死庶幾稱職矣

樵史

卷一

八

書三昧樓

陳皇后出自儒家旁通經史往往以正言規上穆廟頗
疎之后疑畏不自安乃請移別宮養病報可今上僅卹
年時一造候后每具款必先嘗而後啗太子一日駕幸
后宮近地中使馳以聞后衣冠將出候則恐駕不果
臨損威重欲不降階而迎則又恐失儀見罪蓋躊躇進
退者許久而駕至余嘗得老中貴所述如此竊歎知幾
知微知大體若后可以法矣

劉公存德嘗守我郡以愷悌稱一日至東郭外見某氏
豎屋頗高敞正值升梁舉樂公卽下轎入其門呼某曰
爾能作家起大屋是我好百姓矣命取花紅賀之謂不